



# 那座大院，那帮军娃……

■ 勾敬铭

## 每朵军中小花都绽放希望

■ 黄建新

我们常说，“儿童是祖国的花朵”“孩子是未来的希望”。在属于儿童的节日里，身在军营的我们更多地要把热血柔情寄予可爱的孩童，更多地想起那些远远近近的军娃们。说起祖国的花朵，就仿佛嗅到了芬芳，看到了收获；想到美好的希望，肩头就多了沉甸甸的责任，心中油然而生起深情的祝福。

儿童，是个纯洁无瑕、天真烂漫、朝气蓬勃的族群。在这个族群中，军娃又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。由于父母戎装在身，这些孩子一出生便与军队血脉相连、生命相依。他们有的生在军营、长在大院，军号相伴婴童，军歌中牙牙学语，蹒跚学步就会模仿“一二一”；有的自幼随父母来到边疆、海岛、高原、戈壁，走过茫茫的雪线，听过哨所的风雨，几岁时就有“从军”的经历；也有长期的和父母分离，父亲是那身军装，母亲是那张照片，梦中却总有他们伟岸飒爽的身躯；还有的，作为军队调整改革这场“大考”中年龄最小的“考生”，在部队撤并降改和换防移防中随父母数度迁徙，始终是铁杆的“军粉”“军迷”。

正是这些孩子，他们的血脉中流淌着爱国奉献者的优秀基因，他们幼小的心田里根植着对一代代人军旅生活的憧憬体认，他们的头脑中萦绕着上天入地驰骋蹈海的瑰丽理想。由于部队驻地条件所限，由于父母工作特殊性所致，这些军娃可能没有得到更为周全细致的照料，甚至缺少相对稳定而良好的学习环境。但是，童年时代受到的红色熏陶、绿色濡染，以及军营生活中一言一行一举动一动的教益，已然成为他们学军养正的生命自觉，也将成为其茁壮成长的优质养分。

幼小的花朵需要阳光雨露，成长的希望离不开浇水施肥。如果说“稚子牵衣问，归来何太迟”的无奈，对于军人实难避免，那么“献了青春献终身，献了终身献儿孙”的坚守，在“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”的新时代，理应也必须得到颂扬。可以憧憬，军娃们作为小小军属，在成长成才的道路上将会迎来更多的福祉。

鲁迅先生说：“儿童的情形，便是将来的命运。”愿每朵军中小花都绽放希望，愿一个个希望，汇聚成少年中国初升的红日和幸福的里程！



扫码阅读更精彩

前几天，受战友委托带他5岁的儿子乐乐到部队幼儿园参加军旅诗词吟咏比赛。当听到一个孩子抑扬顿挫地朗诵唐朝诗人王昌龄的《从军行》时，不知为何，我竟然眼眶不觉潮湿了起来，思绪随之飞回到20多年前我那个色彩斑斓的大院童年。

在军娃们的意识里，家，不单单是三口人的小家，更是百十来号人的大家

那时，我的爸爸是武警河南总队的一名军人。我家就住在总队大院里的一栋筒子楼里。

住在我家楼上的赵鹏，和我是“一个锅里搅马勺”的兄弟。他下来找我玩之前，总会在自己家地板上蹦上几蹦，跺上几脚，我在楼下立马就能接收到“信号”。有一次，他来找我，正赶上我在吃妈妈给我煮的方便面。那个牌子的方便面有一袋香油调料，能让普通的泡面色香味俱全，在20世纪90年代也算稀有食品了。赵鹏被惹得馋虫直冒，在我碗边儿转着圈地闻味儿。妈妈见状，二话不说把面从我眼前端走递给了赵鹏。赵鹏端起碗，一口气吃了个精光。就为这事儿，我们友谊的小船差点翻了。

一个大院里住着，真的就是一家。每到傍晚时分，各家在楼道里支起煤气灶烧饭。你家的胡萝卜炒肉、我家的酸辣土豆丝、他家的麻婆豆腐……整个楼道里烟雾缭绕，各种饭菜的味道混杂在一起，正是百口大家的味道。而同吃着“百家饭”的军娃们，从此便有了一种不依赖血缘来维系的情真。

谁说部队里只有直线加方块的枯燥？大院里的奇闻乐事编织出军娃们的欢声笑语

受父辈们的影响，大院里的孩子都有种尚武情结。各家各户的男孩儿人手一把BB弹手枪，见面就爱玩打仗的游戏。

那年冬天，我们密谋攻山头，谁把赤旗插在楼前的假山上，谁就是大将军。至于用意，用现在的话讲，叫“刷存在感”。

“布谷！布谷！”夜色降临，鸟叫为号。按照既定方案，“侦查参谋”龙龙上前与哨兵攀谈，想方设法吸引对方注意力，另一边，则由“总指挥”毛孩带队，伺机“闯关”。

谁知，龙龙爸加班回家，恰巧遇见鬼鬼祟祟的龙龙，二话不说，朝龙龙腕上就是一脚。被拎在半空中的龙龙边哭边喊：“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。”毛孩见势不妙，撒丫子逃跑了。群龙无首，行动宣告失败。

这件事后，龙龙名声大噪，取代毛孩成为孩子们的“头头”。而《从军行》则成为我继《静夜思》和《悯农》之后学会的第三首唐诗。

在部队大院里似乎特别容易结下“革命友谊”，有与男孩子的肝胆相照，也有与女孩子的两小无猜

我的邻居月月，是个精灵古怪的

丫头，特招院里大人的喜欢。而我却老实巴交，加之生得细皮嫩肉，叔叔阿姨老管我叫“唐僧”。

一次，我正在楼下拿放大镜烧蚂蚁玩，遇到了最爱逗小孩子的刘叔。只见他拿钥匙在地上画了个圈儿，冲我厉声喊道：“唐僧，给我进圈儿里，老实待着！”这不大不小的玩笑可把我吓坏了，只好乖乖地蹲在圈儿里一动不动。正当我无助时，月月从大树后头“噌”地蹿了出来，大声向刘叔喊：“你再敢欺负他，我就告诉我爸，让你五公里不及格！”月月的爸爸是司令部的参谋，每季度机关干部体能考核都由他们组织。刘叔叔又气又笑，大步流星地走开了。

不得不承认，打那以后我对月月有一种莫名的依赖，一起外出玩耍时总是紧紧地攥着她的小手。后来，我妈很“不厚道”地把我这个小秘密在大院里宣扬开了。从此，与她的“绯闻”直至我17岁上大学前都没有断过。

多年以后，早已长大成人的我们虽说有人风光，有人落魄，但相携相扶的好传统一直都保留着。大家并不因境遇的不同而改变对昔日玩伴的态度——“兄弟，有事您说话，一个字——帮！”

部队里的人和事似乎天然就有一种强大的教化功能，让我们懂得了何为责任和使命

大院里有个事儿曾让我一度觉得不理解。为什么家属骑车通过岗楼时，总要把腿翘过后座，单脚点地，再

跨回去蹬车通过？我跑去问我妈。我妈反问我：“叔叔为我们站岗累不累？表示尊重该不该呀？”噢，我懂了。

叔叔们是可爱可敬的，但我们还是时不时爱搞个恶作剧。又一次，我们在训练场的单杠下面精心构造了一个陷阱。一个战士来了，还没上杠，就跌了进去。远处，我们放声大笑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那个叔叔原本就有旧伤，这次又崴了脚，加重了伤情。门诊部的医生问他是怎么伤的，他只说是自己不小心。他当然知道是我们这帮小屁孩儿干的……为叔叔一个多月不便走路，我们内疚了好久；为叔叔大人有大量、不爱告状，我们更感动了好久。

记得哪年，某地发生恶性事件，各单位的官兵奉命在大院集结，登车出发。我们静立路旁，目送一辆接着一辆的卡车从身边呼啸而过。此时，没有一个小孩儿打闹嬉笑。在那种凝重的氛围中，我隐约感受到了正义、责任、荣誉和使命。

“叔叔，叔叔，爸爸说你不穿军装了，你是不是当逃兵了？”已经走下讲台的乐乐睁大眼睛望着我，像是在质问。这冷不丁的一句话，让我从童年的梦中惊醒，回到现实。

是啊，为什么转业？生在大院，长在大院，接触的人和事全都有大院，军娃身上打着深深的兵烙印，以至于兵心的萌生是那样的顺其自然，以至于选择军旅是那样的天经地义。

我没法向乐乐解释“三千万分之一”的完全含义，红着眼睛问这个生在新时期的军娃：“乐乐，你长大后要当兵吗？”

“那当然！”乐乐不假思索。

## 帮着妈妈带弟弟

■ 晏良

深夜，我借着微光给儿子晏引弓换尿不湿，哪知他的童子尿滋了我一脸！

老婆开灯看到我的狼狽样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儿子可能是怕受到惩戒，坐在枕边哇哇大哭。

一哭一笑惊梦，睡在隔壁的女儿晏凌天推门入室，她见弟弟尿床，于是转身走进洗手间，迅速端来温水，递上毛巾……妻子欣慰地说，女儿越来越懂事，总是帮着妈妈带弟弟。

那一夜，我失眠了，脑海里总是浮现女儿协助大人的场景。

为了“奖励”女儿，我决定利用假期时好好她的成长导师：女儿喜欢跳舞，我就拍手唱歌伴奏；女儿练习绘画，我就端坐当起模特；即使琐事再多，我都会抽空教她读书写字；哪怕睡得更晚，我也要准点起来送她上学……

上学路上，我本想背女儿走上一程，可她却一本正经地对我说：“爸爸，你不要再把我当三岁小孩，人家都五岁了。外人看了会笑话咱们的。”女儿的“突然长大”，令人猝不及防。

那天，她专门把我拉到班上，对着小伙伴骄傲地宣称：“以后不要说我石头里蹦出来的猴宝宝了——这位就是我的爸爸，他是保家卫国的解放军！”

这次休假还是没能赶上陪娃过“六一”。离家的那天，女儿送给我一幅她的绘画：歪歪斜斜的阳光下，胖妈妈带着一大一小两个娃，在追寻远方的高爸爸……

是啊，身为边防军人，我难免缺席子女的成长时刻，只能在电话那端隔空守望。

前两天，我刚刚结束早操，习惯早起的女儿就开通视频，红着眼向我告了晏引弓一状。“爸爸，弟弟昨天晚上不听话，一直闹，一直闹。”她接下来的讲述让我吃惊，“妈妈太困了，迷迷糊糊好像睡着了，我一直看着弟弟，哄他睡觉……”

在妻子看来，女儿不仅长得像父亲，而且遗传了军人的优良品格，很有责任心，她“守着弟弟睡觉的样子像个哨兵”。

诚然，女儿还不清楚军人的真正职责，但她知道，“爸爸是对付坏人、保护好人的英雄，所以很少回家。”她不止一次说过，“我是姐姐，比弟弟有力气，自然要保护他。”

女儿不仅当起了弟弟的保护伞，而且还想当妈妈的小助手。这不，她在视频里对我说：“爸爸，你回不来没关系，我帮妈妈带弟弟。”过了几秒，她可能觉得话说大了，于是又补充一句，“只是弟弟长得胖，又淘气，我还抱不动他。”

这时，她朝弟弟翘一下嘴巴，瞬间就把晏引弓逗得哈哈大笑。

说来也怪，姐姐带弟弟有时比大人还有招。妻子就向我描述了一些令人费解的场景：儿子哭了，怎么都哄不乖，可是女儿放学归来，随便牵牵手、亲亲脸，他就破涕为笑；儿子的玩具，别的小伙伴拿不走，只有女儿能随意支配；妻子卖力地教儿子说话，收效甚微，可他乐意跟姐姐学舌，七一个多月大就会叫爸爸……

此时，女儿在屏幕那端带头冲我喊“爸爸”，儿子也跟着喊了起来。如此温情的一幕过于催泪，关掉视频，我的鼻子发酸，眼前一片朦胧……

版式设计：胡亚军



军爸军妈的陪伴，是送给军娃最好的“六一”礼物。 廖键摄

## 我家有个诗意“电暖宝”

■ 李学志

假期已满，爱人老孙要回部队了。

听着爸爸“咯噔咯噔”下楼的声音，小子撇了撇嘴，迅速跑到窗户外，大叫：“爸爸，回来，回来！”老孙的背影越走越远，一个拐弯，再也看不到了。两颗硕大的泪珠便从小子脸上骨碌碌滚下来，随即是抑制不住的嚎啕大哭：“爸爸，别走，别走……”

那一晚，小子没吃饭，闷闷地对爸爸发呆。问之，曰：“想爸爸。”不过转身间，他便说有办法了，一个人趴在书桌上开始写写画画。直到老孙拨过来视频电话，他才欢快地告诉爸爸，他已经治疗好自己的“相思病”啦。他给爸爸看日记本——一个绿油油的小人身边歪歪扭扭写着几行标注拼音的小诗：“春天来了/爸爸换上绿军装/他要发芽。”又说，他已经研制出一种新式武器，是爸爸绝对没有见过的：“树上结出了许多花苞子

弹/朝着蓝天/发射！”

老孙为小子竖起大拇指：“爸爸也想你！爸爸在大棚里也为你种下了许多子弹，会结许多武器。”拎起一根黄瓜：“狼牙棒！”举起茄子：“手榴弹！”……小家伙玩得雀跃欢呼。

睡觉前，小子偷偷告诉我，下次爸爸再回来，他要在爸爸左脸颊的酒窝里，种下一个“吻”——保密啊！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诸事缠身的“军嫂陀螺”，我整日手持“乾坤圈”，脚踏“风火轮”，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来。小子倒是“暖男”一枚，懂得变着法儿地替爸爸心疼妈妈。

又是忙碌的一晚，收拾停当上床后，我已累成一摊烂泥。听到我唉声叹气，小子主动要求给我捶肩。小拳头一边轻轻落在我的肩头，他一边幽幽地说：“妈妈/我关了灯/你就照亮了整个全世界。”我的心抽动了，不

防，小嘴巴又凑到了我的耳边：“妈妈/我关上你的眼皮/吹灭了你的眼睛/喂饱你的耳朵/你就会睡着了吧？”我一听，“呼噜”掀开被子：“小子，你被诗歌撞了一下腰！快开灯，老妈给你记下来！”小子听了，高兴得手舞足蹈。

见我心情好转，小子不知从哪儿变出两块巧克力：“妈妈，给你的——让你开心的意思。”吃着早已变软的巧克力，我流着眼泪，奖励这个“电暖宝”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。

2017年秋天，老孙因病住进医院。小子扶爸爸去卫生间，只听得里面稚嫩的一声长叹：“泉眼无声惜细流！”外面的人瞬间笑喷。困极了的老孙笑骂：“臭小子！”“哗啦啦”冲水后，小子又说，自己也写了一首《喷泉》。老孙以为又要曝光他如厕糗事，一个劲使眼色制止。小子才不管：“柳树是喷泉/风一过/哗啦啦/喷

得屋顶都是。”

病房里的人都为小子叫好，这下他可来了劲头，说这几天专门“制造”了一首《安慰诗》，要送给爸爸。“银杏树是保险柜/放着许多金币/风输入雨点密码/滴答滴答/滴答滴答/把金币卷走了/麻雀叽叽喳喳在后面追捕。”老孙听着小子的献诗，笑着连连夸奖：“好小子！太棒啦！你比爸爸强！”看着爸爸的笑脸，小子一脸满足：“爸爸，我知道你生病了不开心，我就是想让你开心一些！”

小子的“电暖宝”气质，瞬间俘虜了一帮护士姐姐。捧着姐姐们奖励的大红苹果，他“咔嚓”一口，边吃边不忘继续：“我要吃地球！——苹果是个地球/我咬了四口/就变成了四大洋。”老孙笑了，护士们笑了，临床刚做完手术的老爷爷也笑了。大家都说，这药那药，都不如小子的诗疗效高！